

长篇官场小说

# 荣华富贵

宋朝官场上的那些事儿 ②

邓健著

他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；他结交皇帝权贵，功成名就；他年纪轻轻，便富可敌国；他一路顺风，好一派荣华富贵。

荣华富贵何所有  
粪土当年万户侯

九州出版社  
JIUZHOU PRESS

长篇官场小说

# 荣华富贵

宋朝官场上的那些事儿 ②

邓健著  
荣华富贵何所有 粪土当年万户侯



九州出版社  
JIUZHOU PRESS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荣华富贵. 2 / 邓健著. --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 
2013. 11  
ISBN 978-7-5108-2448-7

I. ①荣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71446 号

## 荣华富贵. 2

---

作 者 邓 健 著  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 
出 版 人 黄宪华  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  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  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  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  
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690 毫米 × 980 毫米 16 开  
印 张 18  
字 数 250 千字  
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2448-7  
定 价 29.80 元

---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

### 慧眼辨真伪砸碎瓷瓶说来历，空手套白狼顺藤摸瓜抓盗贼 / 001

沈傲鉴宝，独占鳌头，胜局已定，偏偏有个叫郑诗的太学生看他不惯，很不服气，拿出一个古怪的瓷瓶来考沈傲。沈傲呵呵冷笑几声，举手便将瓷瓶砸碎，在一片惊呼声中，沈傲说道，此物既是西周吴城原始瓷，吴城地处江南，为何偏偏用的是色彩青白的北方瓷土？沈傲边说边盯住郑诗看，看得他很不自在，突然，沈傲大喝一声：你就是盗贼！你的师父就是在祈国公府盗宝的主谋。你盗贼师傅因遭朝廷通缉不敢露面，此次派你前来探探风水，你又岂能得逞？！一番话吓得郑诗快要尿了裤子。沈傲鉴了宝，还抓了贼，鉴宝会上风头出足！

## 第二章

### 有意无意再次端出护身符，逢凶化吉恶人告状受惩罚 / 029

沈傲与王相公在鉴宝会上再次相遇，他们已经结交了深厚的友谊。鉴宝会结束，他们意犹未尽，相约前往邃雅山房喝酒。相谈正欢，不料山房主事与附近一家黑店酒肆老板爆发冲突，老板勾结捕头将沈傲捕入衙门。沈傲有意无意再次端出护身符，这幅字乃当初皇上为他题的：“邃雅山房好去处”。结果自然可想而知，沈傲不仅巧妙赢了官司，而且令判官惩罚了恶人。沈傲这一番挥洒自如，令一旁看热闹的赵信瞠目结舌。

### 第三章

#### 大赛未开张美人名动京师，媲美李师师颦儿声名鹊起 / 058

京城将要举办花魁大赛，就仿佛如今的选美大赛。花魁大赛设定的奖金有万贯之多，令人疯狂。这对于沈傲来说，机会实属难得；要论疯狂炒作，那是沈傲拿手好戏。所以，一夜之间，颦儿姑娘名动京城，风头直盖京师名妓李师师。随着颦儿姑娘声名鹊起，风流才子竞相前往，邃雅山房无人不知。花魁大赛尚未开场，沈傲已经赚得盆满钵满。

### 第四章

#### 两学府借年试暗中再行较量，狂书生荒唐事无视森严考场 / 089

自从设了太学国子监，两学府明里暗里互相较劲，风波连连不断。沈傲加入国子监，让一直处于下风的国子监扬眉吐气，令国子监祭酒也对他青眼有加。年试到来，国子监太学又是一番暗中较劲，简直有点烽火弥漫，不但双方祭酒亲临督战，引得朝臣观战，连皇上也按捺不住，派了贴身亲信坐镇。不料如此森严的考场，竟被清河郡主私闯而入，她居然不管不顾大呼沈傲，更荒唐的是，沈傲竟丢了试卷随她而去，弄得考场鸡飞狗跳。

### 第五章

#### 一声浩叹御笔大挥列第一，藐视朝廷狗血喷头一顿骂 / 120

沈傲无视森严考场的举动，不仅激怒了观战朝臣，也令国子监祭酒既尴尬又恼火，太学祭酒更是煽风点火，提议取消沈傲考试资格。皇上调出考卷来审看，其中一份考卷惹得他动情落泪，一首绝妙好诗，一篇绝妙文章，一手惊人书法。拆封查看，署名沈傲。皇帝酷爱书法绘画，如痴如醉，惜才爱才，一声浩叹，御笔一挥，年试第一。可对于沈傲藐视朝廷，皇上也很生气，一道圣旨下来，将沈傲骂了个狗血喷头。

## 第六章

### 诚惶诚恐原来相公是皇上，不管不顾暴打王子缔盟约 / 144

皇上赵信点名要沈傲参加大型国宴，一个监生获此殊荣着实难得。到了国宴上沈傲才发现自己结交的“王相公”原来就是当今皇上，不禁令他诚惶诚恐。大宋朝为了抗衡西夏国，有意与泥婆罗国缔结盟约，盛情邀请泥婆罗国王子参加宴会。不料泥婆罗国王子不识抬举，耀武扬威，居然在宴会上出言不逊，乘机勒索大宋朝每年“赐予”黄金白银。沈傲闻听，气炸了肺，不管不顾将泥婆罗王子暴打了一顿，威胁泥婆罗国王子，要与他们的敌国苏丹通商，逼得泥婆罗王子不得不俯首称臣，答应缔结盟约。

## 第七章

### 粮仓大火受命去破无头案，顺藤摸瓜挖出一窝大老鼠 / 180

皇家粮仓突然失火，查了半天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皇上为此甚为苦恼，突然想到了狂傲不羁的沈傲，便找他前来，赐予金箭，命他与卫郡公调查此事。卫郡公故意推诿，有意让沈傲去趟浑水。沈傲心中也有数，料定这个案子也许是内外勾结，盗窃既多，库存不符，只好一把火掩盖罪行。他不按常规出牌，先是按兵不动，冷眼观察，任凭京城米价飙涨；当米价疯狂时，突然出手逮住窃贼，顺藤摸瓜挖出了户部主事。天下窃贼偷盗都为钱来，米价疯狂正是鼠类猖獗之时。

## 第八章

### 为救公主得罪内侍遭陷害，不依不饶痛打丹师没商量 / 207

偶遇安宁公主旧疾发作，沈傲指出，公主所服用的丹药有毒。一言既出满座皆惊，要知道，安宁公主所服用的丹药是皇上的内侍梁师成所炼，这不是明摆着说梁师成要害安宁公主不成？毁了梁师成的名誉，梁师成怀恨在心，他设局栽赃沈傲，欲置他于死地。沈傲刺头儿，也不害怕，他故意画了一只大王八羞辱梁师成，梁师成气急之下撕了画作，这下子捅了马蜂窝，沈傲这小子不依不饶，拿着鸡毛当令箭，说梁师成毁了他献给皇上的画作，将其一顿暴打，令众人看得瞠目结舌。

## 第九章

###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考书画，加官近爵奋勇当先打破头 / 243

大宋朝的皇帝个个有文化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，所以最为看重书画人才。翰林书画院每三年都进行一次艺考选拔人才，艺考分为书考、画考、玉考和经义考四项，中榜者加官近爵。对于这样的晋升机会，太学和国子监生员都极为重视，可是历次艺考都是太学生占先，几乎见不到国子监生员的踪影。此次艺考第一场就是经义考试，考官出了一道怪题，题面只是一个圆圈，这可难倒了参考诸位学子，考场上一片叹息。当夜，考官连夜审卷，齐推一篇花团锦簇的文章，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别人，正是沈傲。

## 第一章 慧眼辨真伪砸碎瓷瓶说来历， 空手套白狼顺藤摸瓜抓盗贼

沈傲鉴宝，独占鳌头，胜局已定，偏偏有个叫郑诗的太学生看他惯，很不服气，拿出一个古怪的瓷瓶来考沈傲。沈傲呵呵冷笑几声，举手便将瓷瓶砸碎，在一片惊呼声中，沈傲说道，此物既是西周吴城原始瓷，吴城地处江南，为何偏偏用的是色彩青白的北方瓷土？沈傲边说边盯住郑诗看，看得他很不自在，突然，沈傲大喝一声：你就是盗贼！你的师父就是在祈国公府盗宝的主谋。你盗贼师傅因遭朝廷通缉不敢露面，此次派你前来探探风水，你又岂能得逞？！一番话吓得郑诗快要尿了裤子。沈傲鉴了宝，还抓了贼，鉴宝会上风头出足！

沈傲的话音刚落，厅里传来一道冷笑声，接着便见一人徐徐地站起来，道：“好狂妄的小子，鄙人倒要见识见识你的鉴赏工夫。”说罢，捋须走过来。

沈傲微微一笑：“敢问阁下是谁？”

这人笑道：“工部侍郎邓昌。”

工部侍郎？这可相当于副部长级别的高官了，看来太学实在没有办法，老头子们便站出来压压阵。

沈傲拱拱手道：“学生见过邓大人。”

邓昌虎着脸道：“礼就免了吧，你方才说太学无人，今日老夫就要和



你比一比，如何？”

邓昌已从太学肄业二十余年，早已养成了云淡风轻的性子，若不是沈傲方才的话太狂，他也断不会挺身而出。这事关着太学的名节，邓昌虽已高居工部侍郎之职，可有一样却是不容否认的，他出身太学，太学被人欺了，邓昌也要遭人小看。

沈傲摇扇道：“大人既要比，学生哪里敢拒绝？为示学生对大人的尊敬，不如学生先让邓大人鉴赏吧。”

邓昌也是极好古玩的，玩了半辈子，在同僚也略有薄名，因而才有胆识站出来。此时听沈傲说要相让，心里顿时怒了，这小子是看不起自己吗？

邓昌在官场里摸爬滚打，既然站出来，自然也不会像年轻人那样气冲冲地去撞枪口的；既然挑战，他也自然有几分把握。他微微一笑，一副乐呵呵的样子道：“沈公子不必客气，不过我们既然要比，何不换一种更有意思的方法？”

邓昌顿了一下道：“老夫今天正好带来了一样宝物，请沈公子看看，若是能猜出它的来历，老夫便认输，如何？”

沈傲心下一凛，怡然一笑，这一转眼间也变成了很忠厚的样子，很热忱地道：“不知大人带来的是什么宝物？”

看客们见邓昌一脸笃定，都暗暗为沈傲担心，也有一些与太学有干系的，心里却是一喜，想看看邓昌所说的宝物到底是什么。

邓昌不徐不疾地往袖子里一掏，便摸出一块玉来，微微一笑道：“请沈公子品鉴。”

众人一看，顿时大呼邓大人果然不负阴险之名，竟能想出这种办法。

原来邓昌拿出来的是是一件不起眼的佩玉，这佩玉之所以不同，重在它的不起眼。这佩玉也不知是从哪个坟里刨来的，从而辗转邓昌手里。整块佩玉由于常年埋于地下，多遭泥土的侵蚀，色泽晦暗，若是不细看，只怕许多人还以为是块寻常的石头。

大家都知道，大凡刚出土的旧玉，在数百上千年的时间里，多遭泥土或者墓葬品的侵蚀，带有各种色沁，但是这些沁从色彩上看并不完美，反而使古玉显得很晦暗粗糙。所以，这种古玉出土之后，被许多杂质和皮壳包裹，很难分辨出它的材质和年代。也有些人低价购买了这种古玉之后，经过常年的盘养，等这旧玉恢复了从前的温润纯厚、晶莹光洁时，才得出它的来历。

古玉纵然具有最美的色沁，如不加盘养，沁色就会隐而不彰，玉理之色更不易见，玉性不复还，就会如普通的顽石一样。从表面上看，色彩黑黄，没有一丝光泽，这样的古玉，如何能用肉眼去鉴别？

邓昌是给沈傲出了一个难题，这块玉佩，确实算是古玩，可是这样的旧玉，要人鉴定出材质、来历，只怕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。

所谓的鉴赏，无非是三种办法，一种是触摸，其次是视察，最后是舌舔。而这旧玉蒙了一层皮壳，不管是触摸、视察、舌舔，都毫无办法。因此，要鉴定这种旧玉，对于这个时代的鉴赏者几乎没有任何可行的办法。

邓昌笑嘻嘻地拿出旧玉的那一刻，许多人都忍不住摇头，暗暗在想，这次沈傲是只有认输的分了。

厢房里观看的唐严大怒，邓昌实在太无耻了。

众目睽睽之下，沈傲接过旧玉，微微一笑道：“邓大人是个雅人，这旧玉不知是从哪里淘来的？”

邓昌当然不会说，生怕沈傲从蛛丝马迹去猜测旧玉的来历，连忙摇头道：“只是一个朋友送的，正打算盘养几年。沈公子大才，必是知道它的真伪来历的，是吧？”

沈傲点头：“好吧，我就来鉴赏一二。”

沈傲这点头，就有不少人捶胸顿足，怎么沈公子方才还是气焰嚣张的样子，一下子又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？任谁都看得出邓昌的诡计，沈傲精通古玩鉴赏，难道连这个都看不出来？也有一些冷眼旁观的人心里发出冷笑，后生就是后生，邓大人出马，还不是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上？到时候

看他如何收场。

众人的表情各异，反倒是厢房里支着窗户往下看的赵佶一时竟是痴了，探出些头来，官家的威仪一时也顾不上了。今日的鉴宝实在太精彩了，让他目不暇接，心里不由得想：“莫非这个沈傲，竟真的能鉴别出这块旧玉？”

沈傲一笑，将那旧玉在手上把玩片刻，随即向人道：“谁能为我打盆水来？”

这个时候，国子监和太学之间的争斗反而一下子缓和下来，就连那邓昌也在想：“他莫非真的能鉴别这旧玉？就看看他能用什么办法？”只这转念之间，邓昌想要教训沈傲的心思渐渐淡下去，一门心思要看沈傲准备弄什么玄虚。

过不多时，就有管事太监打了一盆水来，沈傲将旧玉放在桌上，小心翼翼地用手浸了些水，随即将手指放在旧玉的上方，那水滴顺着指尖滴落，恰好就落在旧玉上。沈傲一双眼睛仔细地开始观察旧玉上的水滴，随即松了口气，抬眸道：“旧玉不是赝品。”

邓昌愣了一下，不由自主地问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沈傲道：“要鉴别旧玉真伪很简单，我用的是水滴法，将水滴在旧玉上，如成露珠状久不散开者是真玉，水滴很快消失的则为赝品。邓大人请看，这水滴至今仍然呈露珠状久散不去，那么绝不可能是伪造的。”

水滴法？许多人都探过头去，观看这旧玉上的水滴，心里却都生出了疑惑，他们听说过的鉴定法不少，可是水滴法却是闻所未闻，只是不知这沈傲如何得知这种办法。

沈傲泰然一笑道：“若是诸位不信，大可以去找一块旧玉赝品来，一试便知。”

众人顿时精神抖擞，今日这鉴宝会，倒是真能学到一手，便纷纷去寻了个赝品来，滴水上去，果然，那水滴很快消散。

厅里一下子热闹起来，那二楼的厢房里一阵窃窃私语，许多人恨不能

立即下楼去，一探究竟。只是官家不开口，谁敢随意下去，因此大家心里虽是痒痒的，却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继续待着。

就在众人惊叹连连的时候，沈傲又拿起那块旧玉，放在手里轻轻掂量，口里喃喃说了几句怪话，突然从容地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拿刀来。”

众人又是一怔，莫非是拿刀来鉴定这旧玉？

沈傲方才的举动倒是让不少人信服了，立即有人拿来一个小匕，交到沈傲手里。沈傲摸了摸匕锋，很锋利，随即将古玉按在桌上，拿匕对古玉轻轻劈砍。

邓昌连忙道：“沈公子，若是损坏了古玉，还鉴赏个什么？”

沈傲切得差不多了，抬眸对邓昌道：“我说过会损坏古玉吗？你自己看看，这翡翠岂是能轻易损坏的？”

这一句话出口，所有人都提了口气，原来这玉的材质是翡翠玉。若它是软玉，只需一割，那玉身必定破损；沈傲敢拿匕切割旧玉，就一定料定了这是翡翠玉。翡翠玉又叫硬玉，极为坚硬，就是用刀剑劈砍，也不能在玉身上留下些许刻痕。

邓昌暗暗吃惊，忍不住道：“沈公子，你又是如何得知这旧玉是硬玉呢？”

旧玉的外层有一层皮壳，肉眼是无法分辨它的质地的，而沈傲敢用匕去切割旧玉，估计在此之前已经知道那是块硬玉。

沈傲笑得很诚恳：“我猜的。”

猜？众人愕然，邓昌捏着胡子一下子定格住了。既然沈傲能用水滴法出其不意地测出旧玉的真伪，那么鉴定出它的质地一定也有其方法，只是他不肯说罢了。

沈傲当然不是胡猜的，方才将旧玉放在手掂量，便是粗略估算旧玉的体积和质量，从而计算出它的大致密度。硬玉与软玉的区别就在于密度，若是质量较重而体积较小，那么这块就一定是硬玉，也就是翡翠玉无疑了。

当然，这种办法是不能向外人道出的，这涉及数学的问题，古时的数学虽然屡有突破，可是在场之人只怕数学家不多，和他们研究质量、体积之类的学问，就是说上三天三夜也是浪费口舌。

为了证明这是硬玉，沈傲只好拿出刀来切一切，翡翠最大特征就是坚硬，寻常的匕，自然不能在它的表面留下丝毫的痕迹。

沈傲继续捏起玉来，仔细地看玉的形状、纹理，虽然被皮壳包裹，色芯杂质较多，可是依稀之间，那残存的人工开凿痕迹还是有的。这块玉有一种郑重的风格，又有一种实用的美感。沈傲喃喃道：“秦玉并不讲求华美，而以郑重、庄肃为风尚，我若是所料不差，这应当是秦玉了。不过……”

他突然迟疑起来，寻常的秦玉，都会在玉身雕刻小篆，以示主人的身份，可是看这旧玉，就算被皮壳包裹，也断不会连一点点字痕都没有。沈傲顿时想起了一个典故，秦简公时期，据说为抵御北边异族的进攻，在宫廷佩带宝剑，穿着武服召见僚属，又令官吏佩剑以防身，允许百姓佩戴刀剑。这种做法，其实就是养成尚武的风气，而正是那个时期，秦国许多武人纷纷开始执政，最有意思的是这些武人当政之后，自然而然对人生出排斥之心，据说他们的宅邸之是不允许有书籍存在的，甚至排斥识文断字的卿客。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不少年，直到简公逝世之后才得以矫正。那么这块玉，会不会与这些武人有关？

沈傲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秦简公时的旧玉，果然与寻常的旧玉不同。邓大人，这块玉，你是多少钱购来的？”

说出“秦简公”三字，许多人顿时明白了，沈傲已经大致猜出了它的来历，顿时不少人露出钦佩之色。

邓昌脸色显得有些不自在了，答道：“只用了三十贯。”

沈傲大笑，道：“邓大人这一次赚大了，这块先秦古玉出自简公时期，佩戴之人当是一名位极人臣的武人，天下间，也难以再寻出第二块来了。若我猜得不错，单这块玉，价值至少千贯以上。”

邓昌不知是该笑还是该哭，原本还想拿块旧玉去刁难沈傲，谁知沈傲竟一口气就将这旧玉鉴了出来。不过自己现在才知道，淘来的这块旧玉竟是价值连城的好东西，总算心里多了几分安慰，又徐徐向沈傲问道：“何以见得这是秦简公时期的旧玉呢？”

沈傲随即道：“大家看这旧玉，虽是历经千年，仍可看出其工艺精湛，若非大富之家，绝不可能拥有；而秦时佩玉的最大特征就在于玉上雕刻主人的姓名、官职，这块玉却找不到丝毫字迹，那么唯一的可能，佩戴这块旧玉的就只有那些行事乖张的武人了。”

邓昌连忙小心翼翼地将旧玉收起，露出惭愧之色，朝沈傲拱拱手，道：“老夫服了，公子高明。”

邓昌说罢，便灰溜溜地坐回去，再不敢说什么。

周恒在旁看得眉飞色舞，顿时鼓起掌来高声叫好，监生们也纷纷鼓掌。接着更多的掌声响起，当然，太学生和邓昌这些人自然是不会鼓掌的，一个个垂头丧气闷不做声，如丧考妣。

沈傲连忙显出几分谦虚，向大家拱了拱手，微笑道：“承蒙诸位抬爱，在下一介书生，连猜带蒙，才误打误撞地侥幸胜了几场……”

沈傲一口气说了很多谦虚的话，可听在太学人的耳里，总感觉有那么一点儿刺耳。过不多时，又有人道：“请沈公子看看，我这件小木雕价值几何？”

那个又道：“沈公子为老夫鉴赏鉴赏这玉佩好吗？”

来这鉴赏大会的，多少身上都带了几件得意的宝贝，此时见了沈傲的厉害，许多人闻风而动，纷纷将压箱的宝物拿出来，请沈傲鉴定。

沈傲招架不住，又盛情难却，眼珠子一转，很感动地道：“诸位要鉴宝，沈某人来日再为大家免费鉴定！今日举办的是鉴宝大会，皇长子殿下亲自主持，总不能坏了殿下的规矩。不如这样，过些时日我会去邃雅山房喝茶，若是诸位有闲暇，也可到邃雅山房去，到时候我为大家免费鉴赏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”

沈傲的心思只怕也只有他自己才清楚，他现在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及时知会吴三儿，叫他立即腾出一层楼来，建立高级会员包厢。鉴宝当然是免费的，可是沈傲如果只去高级会员包厢喝茶，这些人自然得到高级会员包厢等候，高级会员一个月十贯钱会费，一壶茶一贯，一盘糕点五百钱，黑死你们！

厢房里的看客也看得过瘾极了，沈傲先是连败三个太学生，随即又揭开一块旧玉的来历，尤其是鉴定那块旧玉的时候，许多新奇的鉴定法展露出来，大家都看得如痴如醉。最激动的当然是周正、唐严二人，这二人一个是沈傲的姨父，一个是沈傲的师长，对他都寄予着厚望。沈傲露出这几手，实在令人叹为观止，尤其是周正，他亦是爱好古玩之人，那滴水法他是闻所未闻的，想不到一两滴水也可用来鉴定古玩。

赵佶和三皇子二人也都看得痴了，回过神来的时候，赵佶微微一笑，不由呢喃道：“这个沈傲是妖怪所化吗？小小年纪，竟有这样的学识。”

天色渐渐黯淡，仆役点上了灯火，许多人已经显出疲惫之色，今日的鉴宝会虽然不合常规，从一开始就被人搅局，可是作为看客，却也感觉这场鉴宝会精彩极了。此时无人再敢向沈傲挑衅，眼看着鉴宝会已到了尾声，已经有几个人先行告辞出场。

沈傲悄悄地拉了拉周恒，道：“今夜我们就不回国子监里去了，既然告了假，明早再想办法回去。”

周恒顿时来了兴致，笑嘻嘻地道：“表哥，那你说我们夜里往哪里去？”

周恒的眼眸流露出些许暧昧的光泽，很是期待沈傲的答案，只不过等沈傲说话时，他又顿感失望：“当然是去邃雅山房。周董，我们总要去看看生意，不能完全做甩手掌柜吧。”

恰在这个时候，一个人冷笑，那声音不大不小，却恰好又能让所有人听见：“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，可笑可叹。”

说话之人是个戴着纶巾的青年，穿着件朴素的儒衫，负着手，那面如

冠玉的脸上似笑非笑，一双眸子死死地盯着沈傲，挑衅意味极浓。沈傲已经够狂了，这个人却更显狂妄。

有人羞怒道：“好大的胆子，你是谁？也敢在这里口出狂言。”

这人瞥了叫骂的人一眼，随即冷笑道：“你不配和我说话。”

青年说罢，走到沈傲身前，打量了沈傲一眼，道：“方才沈兄鉴宝的功夫令人大开眼界，不过在下却不以为然。今日既恰逢盛会，少不得要和沈兄较技了。”

又有人向沈傲挑战了，许多原本要走的看客挪不动脚步了，纷纷驻足围观。

沈傲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敢问兄台是谁？”

这人道：“鄙人姓郑，单名一个诗字。”

他就是郑诗？沈傲饶有兴致地打量着郑诗，他隐隐觉得，这个人此刻出现，一定是有备而来的。

沈傲怡然一笑，道：“你就是太学生郑诗？”

郑诗脸上浮出些许诧异之色，随即又消失不见，笑道：“沈兄又怎么知道我是太学生？”

众人一听郑诗是太学生，更是兴奋，尤其是那些太学出来的生员，虽然觉得此人面生，可他既自称是太学生，那也好极了。看此人笃定的模样，或许是有把握与沈傲平分秋色的。

沈傲高深莫测地微笑着，道：“我就是知道，不过……”他故意顿了顿，笑容变得有些冷了，道：“恰好我也认识一个叫郑诗的太学生，可惜这个人不是兄台。”

郑诗倒是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慌张，反而更显镇定，从容不迫地道：“天下人同名同姓的不知凡几，这是常有的事，在下有一样宝物想要沈兄验一验，不知沈兄敢应战吗？”

沈傲更加打起精神，道：“那就请郑兄赐教了。”

郑诗点点头，取下背后的包袱，将包袱打开，一个瓷瓶顿时落入众人





眼帘。只是一个普通的瓷瓶，许多人不由得露出失望之色，心里不禁想：“看来此人并不见得高明，以沈公子的手段，要鉴定它还不是手到擒来吗？”

沈傲却是淡淡一笑，这个郑诗，是个真正懂行的人。在后世的鉴宝界，有人认为鉴定陶瓷最易，也有人认为鉴定陶瓷最难，这种争议确实不少，可是沈傲却明白，瓷瓶是最难鉴定的。

许多人刚入行时往往认为鉴定陶瓷最简单，鉴定字画、印章、雕刻最难，因为鉴定字画需记住许多画家的名头、各个时代的艺术风格后才能入门，而陶瓷却似乎有捷径。但若是真正成为了鉴宝界的名家，这种观念就会变了，渐渐会明白鉴定陶瓷是最难的。字画虽然名家众多，但每个人的风格还是比较单一，而陶瓷窑口众多，每个时代特征也不统一，并且真假难辨，所以真是应了那句“雾里看花”。而且，仿造陶瓷比之仿造书画要容易得多，鉴宝人很容易会看走眼。

郑诗朗声一笑，道：“沈兄若是能断出这瓷瓶的真伪，在下任由沈公子处置。只不过……”他顿了顿，脸上浮出嘲笑之意：“若是沈公子断不出，又当如何？”

沈傲道：“郑公子的意思是沈某人任由你处置吗？”

郑诗摇头，目光却落在周恒身上：“这倒不必，只需让沈公子的表弟周公子任由在下处置便是。”

周恒好憋屈，自己怎么一下子竟成了别人的赌注？他自信根本就没有见过这郑诗，姓郑的找自己麻烦做什么？

沈傲望了周恒一眼，周恒连忙道：“表哥，你有没有把握？”

沈傲凝望着那瓷瓶，苦笑道：“有那么一点点。”

周恒大感不妙，连忙道：“不行，这姓郑的古怪，我们还是不要理他了。我看他的模样，是不是有断袖之癖？你要是输给了他，他要折辱本公子怎么办？”

折辱这个词用得真好啊，沈傲突然感觉，表弟还是很有学问的。